

〔苏〕萨·卡拉马托夫 著

登天有路

杨柏青 林淑华 译

华夏出版社



登天有路

〔苏联〕萨·卡拉马托夫 著

杨柏青 林淑华 译

程文 校

华夏出版社

1990·北京

САГДУЛЛА КАРАМАТОВ

ДОРОГА

УХОДИТ В ГОРЫ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73

登 天 有 路

〔苏联〕萨·卡拉马托夫 著

杨柏青 林淑华 译

程文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375印张 93千字

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7-80053-586-X/I·162

定价：1.85元

第 一 章

十二月，我们季利库绍白雪皑皑，晶莹耀眼，美丽异常，您若是能看到那景色该多好啊！宽宽的街道，像一支支利箭从中心广场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去。清晨，人们在街道上扫雪。山巅洁白，仿佛是一团白云从天空落下，披在山上。当冬天的太阳逞起威严时，山巅微微现出淡蓝色。您别以为我们季利库绍很小。实际上，沿着从山里一泻而下的安霍尔河岸，有很多土房，俨然一个基什拉克^①。在村中心，可以看到一些新街区，都是两层的楼房，还有一些工厂烟囱，耸向天空。这都是战争年代出现的。当时留在后方的人们都得为前线紧张地工作，不分昼夜，不顾劳累。一年前，战争胜利地结束了。现在，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日益发展、扩大起来。季利库绍已成了一个人口密集、喧闹的地方。它的许多儿子已经从战场回来，开始重操旧业。

所以，当一个披着长长的士兵大衣、架着双拐的人，在一个白雪闪耀的日子里出现在季利库绍大街上时，便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昂首走着，察觉到几十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那些目光无非是好奇、同情、怜悯。时而也有过路的人问道：

“请问，您是萨曼达尔？”

^① 乌兹别克语，苏联中亚一带对村镇的称呼。

每逢这时，这位士兵就停下来，拄着拐杖答道：

“是的，是萨曼达尔。”于是一丝亲热的、略含忧郁的微笑浮现在他那被风吹得粗糙的嘴角上。

“欢迎你，孩子。”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可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呢？战争结束都一年了！”

“我住院了。”萨曼达尔简短地回答。说罢，双拐又重新在那扫得干干净净的人行道上发出笃笃的声响。萨曼达尔在城里走着，样子就像头一次看到这个城镇。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东张西望，直至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房子和胡同，他心里才渐渐平静下来。走过市场，就满有把握地向左拐过去，觉得心跳得更加厉害了。来到一条熟悉的街道，他跌了一跤，丢掉了双拐。激动之下，他甚至没能立即拣起拐杖。

“要坚强，战士！”他这样鼓励自己，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萨曼达尔已走到自家门前的街道，离他出生和成长的房屋只有几步了。“家里有人吗？”他痛苦地思忖着，又暗自痛楚地回答：“未必有。”他扫视了一下那些熟悉的房门，有的锁着，有的大开着，无人住的房子常常就是这样。那边有个红色大门，里边住的是他的朋友，同班同学阿博杜舒库尔。他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就上前线了，从那时起他们彼此就失掉了联系。此时此刻，萨曼达尔多么想敲敲这个亲切的大红门，像从前一样，大喊一声：“阿博杜舒库尔，赶鸡呀。”然而，这位士兵却辛酸地叹了一口气，心想：“万一他没从战场回来，我这样开玩笑，他妈妈听到来开门怎么办？那时我该对她说什么呢？”

在离红门不远的地方，萨曼达尔看见一个小广场，在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他们曾在那里踢过足球。广场依然如

故，没有什么变化。岁月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面貌，可人们周围的一切变化却慢得多。他走了几步，在门对面的大石头上坐下来，看了看右腿，裤腿挽着并且已缝了起来，这又引起他的沉思，脑海里又浮现出不愉快的念头：“一条腿残废了，另一条腿失去了脚。谁会要我这个残疾人？现在我能干什么呢？”

萨曼达尔拄着双拐站起来，继续向前，向自己的家走着。这就是那个又蓝又亮的家门，可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闪闪放光了。门旁的砖已挪动了位置，大墙有的地方塌落，有的地方出现裂缝。从前可不这样！那时，几乎季利库绍的所有居民都知道季利库绍朝阳一面的那座蓝色的院门。还在双扇门没时兴的时候，萨曼达尔的父亲卡兰达尔就拆掉了院周围的土墙，砌上了砖墙，还给新墙涂上了白灰，拆掉了旧式大门，换上了双扇院门。卡兰达尔把门浸了油，然后又涂上了淡蓝色油漆。起初，有些人认为这样不符合老传统，可不久他们自己也开始那样做了。卡兰达尔第一个从妻子身上扒下带面纱的长衫^①，亲手扔到火里烧掉。接着，就有许多人照他的样子做了。他妻子是季利库绍妇女中第一个上新学校学文化的，后来当了护士。这曾引起过议论。有人嫉妒，竟然散布流言蜚语；有人喜形于色，兴高采烈。有一次，一位从上边到季利库绍来的党员干部，讲话时称她为先进妇女，大家还为她鼓掌。

一句话，在我们季利库绍，卡兰达尔已真正成为其他人仿效的楷模，从审时度势到行为举止，大家对他都堪称是亦

① 某些伊斯兰教民族妇女穿的长衫。

步亦趋。

萨曼达尔是这家的独生子。他已十年级毕业，正在考虑怎样安排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消息席卷了全国——战争爆发了。他很天真、幼稚，缺少生活经验，虽然还不能感觉到战争这个简单的字眼儿有着何等可怕的含义，但是事件的突然性已使他惶恐不已。当清晨从所有的喇叭里齐声传出这个消息时，他正在邻村。萨曼达尔立即奔回家来。那一天，天气晴朗得出奇，山顶上空是蔚蓝色的苍穹，酷热异常。树木短短的阴影映在道路上。可是这个青年却突然觉得这黑影仿佛笼罩了一切。他感到，连大自然也在预示着某种可怕事情的来临。为了喘一喘气，他在水渠旁的树墩上坐下来，渠中的水惊恐地淙淙流着。他解开粗布衬衣钮扣，袒露出胸脯。他怎么也集中不起思想，千头万绪，脑子乱极了。

快到吃早饭的时候，萨曼达尔才回到季利库绍。街道和庭院里笼罩着一派令人不安的寂静，这使他大为惊异人们在低声说着什么，神色十分严峻。“敌人不宣而战”这句话交相传诵。年轻的萨曼达尔明白了，他再也不能像昨天和前天那样安安静静地生活了。

战争爆发的第二周，萨曼达尔的母亲向当地军事委员部提出申请，要求让她去前线当卫生员。他还记得，父亲弓着背，用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妈妈的那副神情。

“是你自己教我这样做人的。”母亲骄傲地对父亲说，不过他什么也没回答。可儿子的心里却顿时产生了一种揪心的怜悯之情，他觉得妈妈这一去再也回不了家了，再也不会开那蓝色院门了，再也不会搂抱他了。第二天早晨，他到院里去洗脸，父亲正在那里来回踱步。他停下来，用忧郁的目光



望着儿子。看来，他心里有些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可是在最后一刹那，他控制住自己，又开始在院子里快步走来走去。萨曼达尔发现，父亲双眼红红的，从各方面来看，他整宿没有睡觉。忽然，妈妈镇静的声音打破了他们父子俩这种令人难受的沉默。

“我说，他爸，叫儿子喝茶，不然要凉了。”

为了如此镇静地说出这句话，她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父亲叫了一下儿子，就进屋去了。他们坐在饭桌旁，默不作声。父亲掰开一块热饼，眼神不时地盯着母亲。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大概他正在想，他也许再也看不到这两道弯弯的黑眉毛和眉毛下那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了。在火车站上那离别的辛酸时刻，卡兰达尔极力克制着自己。可是，当妻子把萨曼达尔搂在怀里哭起来的时候，他难过得脸都变青了。机车鸣起长长的笛声，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哀号。卡兰达尔把手伸出去，可妻子已不在旁边了。她站在徐徐移动的列车的车门踏板上，挥动着围巾同他们告别。这时，父亲无精打采地垂下双肩，看着离去的火车和旁边泣不成声的儿子。机车的笛声又响了一次，列车随之消逝在了一行郁郁葱葱的树林后边。最后一节车厢的窗户反射着阳光，就像一支离去的火炬。萨曼达尔仰起滴满眼泪的脸，愤怒地握紧拳头。

就这样，战争的第一个阴影便笼罩了他们平静的家园。

第二天吃早饭时，父亲对萨曼达尔说：

“孩子，过几天你就去工厂上班。形势很严峻。那些为保卫我们祖国去打仗的人们的岗位，就得由你这样的人去接替了。你的孩子时代结束了，我的儿子。”

卡兰达尔用手摸了摸自己浓密的眉毛，叹了一口气。每



当遇到什么难题时，他总是那样。

“你的话我明白，爸爸。”儿子轻声地说。“我去开机床。我干活不会比别人差，决不会给你，给妈妈丢脸！”

去工厂上班的那天，发生了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父亲勉强克制着激动的感情，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进屋来。

“孩子，我要跟你说件事。你跟我来。”

“是，爸爸。”萨曼达尔顺从地说。

那是仲夏时节。阳光很强烈，绿叶闪闪发亮。安霍尔河欢欢向下流去。父亲和儿子站在光秃秃的河边。那儿除了荆棘，什么也不长。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地面上冒出迷迷茫茫的雾气，令人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虑。不远处有一块墓地，这使人产生一种永远悼念那些已不在人世的人们的联想。

卡兰达尔终于开口说：“我们民族有一句精辟的谚语——狂妄自大者，必进坟墓。”

“什么意思？”儿子不由地问了一句。

“想想人生吧。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他应当好好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临终时回顾这一生，要不感到羞愧才是。”父亲把目光从墓地移开，用手帕擦擦脸上的汗，接着说：“孩子，我的萨曼达尔，艰难的时刻来了。我们的西部国土已经浸入血泊之中。早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斯大林的讲话。他向人民讲了严重的实情。我们正面临着亡国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山上的乌云，一刮风，就可以自行飘散。这种威胁只有用利剑才能消除。”卡兰达尔极目远望，声音比较平和。“什么是我们的和平生活？这就是太阳，是一视同仁地亲切地俯视着我们大家的太阳。当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胜利



的时候，我立即就把这个政权比作太阳。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的儿子？”

“当然是这样。”萨曼达尔一边回答，一边想着自己的事。

父亲发觉他心不在焉，严肃地打断儿子的思索，说：

“不要想别的，孩子，你听我说。我们国家的政权就是太阳。为这个太阳，我要像雄狮一样去跟敌人搏斗。”

卡兰达尔的眼泪涌到喉咙里，下巴颤抖着。他蹲下去，抓起一把土贴在脸颊上。

“正是因为爱你，我才去战斗。”他低声说着，“决不把你，把可爱的土地，交给任何敌人。”然后他忧郁地望着萨曼达尔。“听着，孩子，你妈妈，我们家的女主人已头一个上了战场……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应当袖手旁观。”萨曼达尔声音很大，就像宣誓一样。

父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的双肩战栗起来。

“明天我们就提出申请。让他们把我们也列入志愿上前线的名册。现在就回家收拾东西，准备登上严峻的生活征程。”

“爸爸，谢谢你！”萨曼达尔大声说。“你所说的也就是我的全部心思！明天就去战斗！……”

现在，萨曼达尔已站在自家门前，拄着双拐，由于激动，他无力去叩门。一想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直没得到父母的任何信息，他就屏住了呼吸。“难道他们都没回来？”他突然小声说。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想法，于是就用拳头使劲

敲自己家门。

“爸爸！”萨曼达尔低声喊道，“妈妈！”

屋里没人出来。于是，他又敲了几下，仍然寂静无声。他用肩靠着门，用一支拐杖敲打。这时，听到邻家院门吱呀一声，他抬头一看，见从那家走出一位老太太，头戴白纱巾，身穿蓝色印花布连衣裙，外边套着一件补着大块补丁的坎肩。她走到他跟前，两眼含泪打量着这个没脚战士的脸。突然，老太太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

“我的主啊，你这孩子不就是萨曼达尔吗？！”她怜悯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番。

“是的，我是萨曼达尔。”战士用平淡的声音说。

老太太搂抱着他的肩膀，冲着大街喊起来：

“让那场战争见鬼去吧，让所有那些造了这么多孽的刽子手们都像饿狼一样死绝吧！孩子，到我家来吧，这幢房子没人住，敲门也没人开。”

“那么我的父母在哪里呢？”萨曼达尔注视着那位不熟悉的老太太布满皱纹的面孔，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可是，老太太并不急于回答，只是紧紧地搂抱着他。

“我们搬到这里才五个月，我亲爱的孩子。到我家来吧。喝点热茶提提神，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感谢真主，你活下来了，我可爱的孩子。”

萨曼达尔想再问点什么，但他不愿伤害这位老年妇女的感情，就默默地伸手去摸拐杖。

“他们不在了？”他蓦地产生了这种念头。

老太太明白，萨曼达尔是急于进自己的家门，他压根儿不想去她家喝茶。

“等一下，”她说，“我现在就去拿钥匙。”

萨曼达尔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暗淡了。全都清楚了。一打开这淡蓝色的大门，一个熟悉的院子就呈现在他面前，可是，空无一人，一片荒凉。他拐杖笃笃地触着地面，跨过自己住宅的门坎，绕过雪堆，在土台边上坐下来。用拐杖刮掉土台另一头的雪，让老太太也坐下来。萨曼达尔一句话也没说，脑袋俯在拄着拐杖的双手上，等着老太太说话。没有什么比这种已毫无希望的等待更沉痛、更难受了。萨曼达尔的每一根神经都感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即将落到他的头上。他在等待着这种打击，就像从前等着一发红色信号弹，它一出现，就要去冲锋陷阵；就像后来在医院里等着那折磨人的手术。现在，在这种等待中，萨曼达尔又重新成为一名战士，准备承受命运的任何打击。老太太心里也懂得这一点，她不慌不忙地、细心地斟酌着措词，开始说道：

“可爱的孩子！听说，你去世的妈妈是你家头一个上战场的。第二年就送回了她的骨灰。你父亲……他牺牲得晚些，牺牲在斯大林格勒。”老太太也哭了起来。

萨曼达尔呆然不动地坐着，感到有一团东西卡住他的咽喉，想咽又咽不下去。

“你不要哭，孩子。”老太太轻声地安慰他，可她自己已是满脸泪痕。“咱们大家都遭了难，谁都一样。我也失去了三个亲人。我亲兄弟家撇下了五个孤儿。战争给每个家庭带来了不幸。”她抑制不住眼泪，说了一句“稍等一下”就走了。

只剩下萨曼达尔一个人之后，他苦闷地望着那寂寥无人的院子。然后趑趄趑趄地走到关着的果园门前，费了很大力气砸开门，向前走了几步。他以前栽下的苹果树已经很高了，



长出了许多长长的枝条。现在，这些枝条被沉重的积雪压得弯弯的，仿佛在向他这位主人致意。萨曼达尔走近安霍尔河。群山的雪峰映在河里。河里也反射着照耀在整个季利库绍上空的灿烂的阳光。

这时，萨曼达尔又想起了他父亲说到人民政权时就曾把它比作太阳。

想到这里，萨曼达尔打起了精神。他觉得自己的筋肉充满了力量，两眼炯炯发光，就像1941年他听到父亲那番充满激情的谈话时的感觉一样。萨曼达尔顿时精神焕发，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小声对自己发誓：“是的，你拄着双拐，生活艰难，但你没有权利因此自暴自弃，垂头丧气。你是个战士，应当勇敢地、坚强地去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

萨曼达尔仿佛决心要攀登到山顶，他向前紧走了几步，踉跄了一下，咕咚一声摔倒在了地上。以前他也这样摔倒过，那是在医院里他刚开始试着抛开拐杖走路的时候。当时他心情沮丧，可现在的失败只能使他更加顽强。他慢慢地、但坚决地站起来。这时那位女邻居回来了，她提着水壶，拿着台布，见此情景，她惊慌地向他扑过去。

“孩子，让我扶起你来。”

“你别担心，大婶。”萨曼达尔笑了笑。“我自己能行。”他站起来，若有所思地拄着拐杖。

“当然，这是必然的。”他坚定地说。“只能如此，不可能不这样。”

“什么？你说什么？”那位老年妇女惊奇地问。

“没什么，我是随便说的……”战士笑了笑。

“咱们最好是喝点茶去吧，不然，你说起来就没完了。”

女邻居叹了一口气说。

但是，没有给他们两人在一起待一会儿的机会，院子里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听到萨曼达尔回来这一消息的，人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可那位老太太却克制着没有挤过去。

“大家等一等，等一等，最好咱们进屋去。我去铺上台布，给你们每人沏一碗浓茶。”

一直到晚上，屋里还闹闹哄哄，有许多人。有的对他双亲的牺牲感到悲痛，有的看着那双拐杖，直叹气，也有人尽力鼓励他振作起来。萨曼达尔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对他的那些安慰和祝愿，可自己却忧心忡忡，时而看着那蒙了一层冰霜的窗户，时而看着房门。他还在等一个人。“难道她不来了吗？”他焦虑地寻思着。“朱姆拉德，亲爱的，你为什么还不来？为什么没听见你的脚步声？你为什么不来打开我这孤儿的家门？”

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他关上大门，一只手抓着门环。在门旁伫立良久。现在，只有她，朱姆拉德，才能真正安慰他，解除他最大的痛苦。可她却没有来，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人谈起她。“到哪里去找她呢？”他回到邻居给烧得暖烘烘的屋里，躺在铺好的床上，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事情发生在萨曼达尔等候出发上前线那几天。他坐在安霍尔河边，河水从他家果园旁流过。温和的微风拂动着他的头发。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山坡上的松树。他陶醉在周围的美景之中，以至听到院门的响声，他也没有立即回头。他突然觉得门那边闪过一个轻盈的身影。一闪，随之又消逝了。萨曼达尔心里感到又甜美又懊丧。“莫非是梦吗？不可能！”他

跳起来扑到院门口，可街上空无人影。

是呀，真是怪事。在年轻人炽烈的幻觉中常出现的那位姑娘的形象同他真正看见的那位姑娘竟是如此惊人的相像。当时，萨曼达尔考完了最后一门功课，在学校走廊里走着，在楼梯上差一点撞上一位穿白绸连衣裙的姑娘。两道弯眉下一双闪动着的乌亮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他。萨曼达尔无意地碰到了姑娘的手，好像要拦住她。姑娘大概也正是这样理解他这个本来无意的动作，她美丽的眼睛里现出一种仿佛生气的表情。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和左眼下那颗小小的黑痣，似乎点燃了小伙子的心。

“您一向这么走路吗？”她问他，透出一一种嘲笑的表情。

“怎么啦？”萨曼达尔有点张皇失措。

“您想把我撞倒啊。”

“请原谅，”他喃喃地说，“我是无意的……”

姑娘格格地笑起来，快步跑上了楼。可他站了很久，从自己的手掌上感受着她手臂的温暖。“她多么像那个在幻觉中向我走来的人哪。”萨曼达尔炽烈地想着。“她从哪里来的？以前在学校里没见过她呀。也许是我没有理会。”第二天，他从朋友那里打听到，她是新来的，是同期毕业生。萨曼达尔开始寻找再见到她的机会，可是始终也没找到同她说说话的适当时机。他只要一天看不到朱姆拉德，这一天他就惘然若失。小伙子心情忧郁，沮丧，到处徘徊，默默地躲避着那些快活的朋友。到开赴前线只剩两天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再见到她一次。“不看看她，不向她吐露下自己的情感，难道我就这样上战场吗？”他坐在安霍尔河边这样寻思着。门忽然又响了一下，这可不是风吹的。先是一个带花纹的球滚进门来，随



后跑进一个小姑娘，她犹豫不决地停下来，问道：

“叔叔，您家没有狗吧？”

“你是谁家的，小姑娘？”萨曼达尔微笑着问她，“你家在哪儿？”

小姑娘呜咽起来，用两只小手向上指着。萨曼达尔笑起来，轻轻地揪了一下她的小鼻子。

“喂，你想说你是天上的小仙女？”

“不是，”小姑娘曼声地说，“我住在河那边。”

萨曼达尔打了一下口哨。

“你一个人走出这么远？”

“不是，我是跟球来的，是它一直跑哇，跑哇。”

“呵，是这样。”小伙子作了个眼色。“可现在爸爸、妈妈正在家等你呢。”

“不，”小姑娘摇摇头，“他们串门去了。是姐姐在家等我。”

“她叫什么名字？”

“朱姆拉德。”

“朱姆拉德？！”萨曼达尔几乎是喊了一声。“不久前刚搬到这里来的就是你们吧？”

“是，是的，”小姑娘高兴地点点头。

“小姑娘，”萨曼达尔激动地说，“让我送你去找姐姐。这是你的球，走吧。”

朱姆拉德住的地方在河那边，房子就在葡萄园里。在烈日照射下，无核葡萄和“妇人指”^①显得金灿灿的。朱姆拉

① “妇人指”是一种长形白葡萄的名称。

德正在葡萄园里干活，她的白色连衣裙在植物丛中隐约闪动。小姑娘老远就拉长声喊姐姐，然后把那个花球抛到姐姐那里。

“哦，这是什么东西？”朱姆拉德叫了一声，从葡萄园里走出来。“呵，是你这个小淘气！你跑到哪儿去啦？”

朱姆拉德看见随着小姑娘进门来的萨曼达尔，有点不好意思。她用怯生生的目光一会儿看看小妹妹，一会儿看看突如其来的客人。她终于明白了，他们是一起来的。

“是您把她送回来的？”

他点了点头。

“谢谢。不然，她会迷路的。好，来吧，请您来作客。”

激动的萨曼达尔用感激的目光瞥了一下姑娘，又立即用同样的目光看了一下她的全身。看见她去掉后跟做成的拖鞋，骨节纤细的两手，晒得像石榴一样光亮的脸庞，朴朴素素的白连衣裙更衬托出她俊俏的面孔，眉毛下一双乌亮的眼睛，目光显得异常温柔。他们都默不作声，一时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好。朱姆拉德没有再次邀请，小伙子也没有动地方。最后，他难为情地说：

“请原谅，打扰了，朱姆拉德。”

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回答说：

“看你说的，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由于烦闷，到果园里散散步。”

这些话使小伙子受到一些鼓舞。他走到她面前，像从前一样避开她的目光，似乎是在为自己辩护似的解释说：

“我本不想打扰您。真的，没想打扰您。但有一点可以说明这一切都是情有可原的。”